

# 《大明那些九千岁：北大史学博士揭谩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大明那些九千岁：北大史学博士揭秘大明太监会史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51308644

出版时间：2016-1

作者：胡丹

页数：24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大明那些九千岁：北大史学博士揭谩

## 内容概要

“揭秘大明”系列再度出击！

这是让您放不下的第一本正史读物！要了解明朝大太监，只看这一本就够了！

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大学历史系认可的最可读最可靠的明史读物！

跟着北大史学博士走进朱家大院，大明百名大太监一把抓！

为啥是太监率领了刺杀建文帝突击队

为啥“天使”公公们频频降临朝鲜

为啥东厂初建时只有一位大太监

为啥说张太后差点儿杀了王振

《万历十五年》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它们可都没告诉你！

---

《大明那些九千岁》这部书建立在作者坚实的史学功底之上，相信一定会嘉惠于喜欢明史的读者们。

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商传）

胡丹博士对明代宦官的研究，深化了明代政治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。

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前主任、研究员 万明）

学术成果向大众读物的转化，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应当承担的工作。《大明那些九千岁》，有新材料、新观点，可读性强，是一次成功的尝试。

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高寿仙）

---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主要考证揭秘明代太监的隐秘故事。明代不为人所知、所熟悉的太监非常之多，他们的出身、生活、对政治的参与以及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，足以写出一部明代太监的全史。但本书不是一部研究制度的书，而是以小说的笔法串起一位位大太监的传记故事。在章节上，不会按照一人一传一章的方式来安排，而是按“历史事件中的太监”来写他们的故事，会有一些主要的太监“牵头”，而引出更多的太监。作者是我国明代宦官研究界的领军人物，著有我国著名的宦官史料整理典籍《明代宦官史料长编》，本书内容亦是建立在前书详实的史料基础之上，但繁琐考证及史料分析内容将大为减少，更具史料的“融入性”和人物形象的塑造，可靠且生动的“揭秘”带来了相当的可读性。

# 《大明那些九千岁：北大史学博士揭谩

## 作者简介

胡丹，网名“皇帝不称朕”，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，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中国明史学会会员，主要研究明、清史及历史文化传播。长期活跃在中国史研究的科研一线，同时致力于历史文化的普及工作。所著“明宫揭秘”系列白话历史作品，在天涯论坛的“煮酒论史”版发表后，立即以其扎实的史学功底、犀利幽默的笔法、丰富的想象力、厚重的历史感和随处绽放的新见吸引了大量读者。作者亦被多家媒体誉为令人期待的新锐历史作家。

## 书籍目录

### 第一卷 谁是明代第一个“大太监”

第一章 特务头子是宦官001

第二章 惑主的奴仆006

第三章 “清宫”突击队013

第四章 宦官的选择024

第五章 太监使团027

第六章 “采花”天使035

第七章 挑拨惨杀044

第八章 乘隙投石060

第九章 身败名裂075

### 第二卷 这是一个“太监”繁荣的时代

第一章 相面大师眼中的燕府群阉087

第二章 三位“下西洋”的云南同乡102

第三章 西行，北进！111

第四章 林中之鹰：初设东厂116

第五章 厂卫并行123

第六章 营建新都：宦官建筑师135

### 第三卷 仁宣盛世，太监去哪儿

第一章 宦官弑了仁宗皇帝？141

第二章 激变一方148

第三章 少爷必待家奴扶156

第四章 宣宗打“阉虎”164

第五章 自宫潮起179

### 第四卷 权阉出场：“国老”王振

第一章 初露峥嵘186

第二章 王振其人189

第三章 司礼监的机遇195

第四章 “三杨”的失败203

第五章 王振事迹辩证210

第六章 王振之死及身后事235

## 试读章节

### 六 “采花”天使

朱棣即位后，加强了对东西两边（辽东与甘肃）的经略，在永乐初年，先后派出太监刘顺（刘通之弟）和王彦（王狗儿，黄俨义子）出镇辽东，并差出大批宦官，到关外活动，在北方大镇的经营与开发上，宦官渐居于主导地位，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，便是都知监太监亦失哈率领船队和大批军士，直抵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，在东北的极边建立奴儿干都司。

与明朝辽东接壤的朝鲜，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
对于大明的属国朝鲜来说，她最主要的敌人，是北边的女真人与南边的倭寇，称之为“北虏南倭”。但如何处理与大明的关系，也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。虽然自朝鲜立国，即确定了尊大明为宗主的国策，但由于两国壤土相接，在部分地区还存在领土纠纷，所以朝鲜既对大明表示尊重，在对明关系上主张“至诚事大”，但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的防范心理。

当昔日镇守北平的燕王即位后，立刻升北平为北京，对东北地区的军事渗透和控制明显加强。对此将如何应对？朝鲜感到颇为棘手。

这时太监黄俨奉命来了，一些大臣向太宗大王李芳远进言：“黄俨，是皇帝宠幸的宦官，如果请他代为奏请，使我国世子能娶到大明公主，则将为我国之幸。”

在元代，高丽王室与元帝长期联姻，元朝皇帝有一半的高丽血统，这使两国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。典故是现成的，李芳远一数，便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项。于是在接见黄俨时，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。

黄俨立刻道：“何幸、何幸！”表示将奏明皇帝，成此好事。

可黄俨奉使再来时，一个字也没提及此事。李芳远不便打听，想来不会是黄俨健忘，一定是永乐皇帝不同意，将此议否决了，黄俨只好闷了嘴儿，回避这个话题。

李芳远想此事是自己主动提起来，却不想热脸贴个冷屁股，忒无面子，很后悔当时举动仓促，便也不再理会此事，为世子择定了前总制金汉老家的女儿。

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六月，黄俨又来了。李芳远想，当初是他亲口向黄俨提的婚，虽然没有得到回应，但如今世子已经定婚，却不可不知会他。可是话怎么说，必要动些脑筋。最后李芳远派右军同知总制李玄给黄俨带话：“皇帝待臣（李芳远）甚厚，臣欲亲自上京朝谢，但不敢委弃国事而不顾。世子年已稍长，且已娶亲，欲令世子代臣朝见。”在奏请派世子上京陛见时，捎带着把世子订婚的事说了出来。等于向黄俨通报，先前联姻帝室的请求不再作数了。黄俨也没别的表示，只是道：“甚善”——好得很！

此事被检校汉城府尹，即王京汉城的地方长官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）孔俯知道了，他秘密地对李玄道：“世子今将入中国朝见，若先行吉礼（指婚礼），似为未便。我听说帝女公主未嫁者有二三，倘若我朝能够连姻帝室，虽北有建州之逼，西有王狗儿之戍，何足畏哉！”他仍建议推动两国联姻，使朝鲜从中获得实际好处。

李玄认为孔俯之议有理，遂一同去找王妃的父亲，也是世子的外祖父驸兴府院君闵霁，希望取得他的支持。闵霁态度模棱两可，推说：“这不是我该知道的事情。”

孔俯只好去找参赞议政府事赵璞、刑曹参议安鲁生商议，这两位都表示赞同。李玄道：“我们去找黄天使，这么对他说：‘曩因多事，误传殿下之言，世子实尚未定婚。’”这明显是欺骗天使。虽然众人觉得，世子如果能娶一位明朝公主，对朝鲜最有利，但一则世子实已定亲，再则国王也放弃了结婚帝室的想法，还是应该先做通国王的工作。于是他们再去找老国丈闵霁，希望能走后妃路线，说服国王。可是闵霁不同意，而国王身边的近臣无咎、无疾也道：“此事未敢启达。”认为此事太过敏感，不敢过问。

可孔俯等人反复相劝，言之不已，闵霁没办法，只好把球传出去，他让赵璞去听听老臣左政丞河崙怎么说。没想到河崙对此大加赞赏，对闵霁道：“若得大国之援，同姓异姓，谁敢作乱？乱臣贼子，何由作乎！前朝大元公主降我国，百年之间，内外无虞。世子能娶一位公主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河崙让赵璞与参知议政府事郑矩，去找领议政石璘和右政丞赵英茂商议。可是宰相石璘打起太极，他道：“我老了，不再参议国家大政，今于此事，何敢独断！”赵英茂则称：“上意已定，何敢复有他议？”这两位虽然都表示不愿参与，可也没认真反对，更没有将此事告诉国王。可见在廷大臣对于和明朝联姻，多是乐见其成的。

正当一些大臣背着国王私下活动，而议论未决时，他们的密谋被国王知道了。

世子如果能娶到一位明朝公主，将极大改善与巩固与大明的关系。这在天朝经历一场严酷战争，改朝换代之后，尤显重要。

为什么太宗大王李芳远对太监黄俨提及“老王”与“病王”那么敏感？只因朝鲜对“征燕”战争是出了力的，该国多次应建文帝的要求，采取以物换物的形式，向朝廷一方输送了大量的战马和耕牛等物资。

朝鲜没想到，战争竟以“改天换日”那样一种方式结局。昔日的燕王、今日的永乐皇帝，会不会记仇？黄俨提起被李芳远强行逼迫退位的太祖李成桂、定宗李芳果，是否是永乐帝报复朝鲜的先声？李芳远为此颇为忧惧。

朝鲜君臣都明白，朝鲜与大明之间的不信任，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加以修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两国联姻，显然具有积极意义，对朝鲜非常有利。所以李芳远很爽快地接受大臣的建议，当面向黄俨提出，请下降一位公主为本国世子妃。

然而黄俨嘴上虽然同意了，但从此没了下文。骄傲的李芳远也不愿巴巴地追问，就放弃了原先的计划。可是臣子不甘心，所以在宰臣赵璞以及汉城府尹赵俯等人的积极运动下，一些大臣开始背着国王，试图私底下促成此事。

但这样一件符合朝鲜国家利益的大事，却不符合一个人，或一个家族的利益。未来王妃的父亲金汉老以为已稳当当做上了国丈，却突然起了变数，他在探知大臣的密谋后，非常恐慌，连忙向国王做了报告。

李芳远得讯，勃然大怒。大臣们的行动，无疑是对国王权威的挑战，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李芳远对此

不能容忍。“世子已经订婚，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天使黄俨，怎好又改口不承认呢？国体何在！这是儿戏吗？”他立刻下令，将赵璞、孔俯等人抓起来鞫问。与大明联姻的计划至此正式搁置。

“结婚中国，予所愿也。”李芳远表示他并非反对“结婚上国”，只是有着更为深切的担心。

首先，“尚虑夫妇相得，人情所难”。民间夫妇，情投意合、举案齐眉者尚且不多，何况是作为政治利益交换的政治联姻？当然，世子或公主幸不幸福，属于“人情”的范畴，而人情、人道、人性等等，于政治利益相比，不足挂齿，所以李芳远虽然以“人情”开题，但他还需要更充分的理由。

他道，如果两国缔结婚约，则“必中国使者往来络绎，反扰吾民矣”。自古东道主难当，与朝廷沾了亲的东道主，尤其难当！是亲戚，就得走动，但走动频繁了，必然劳民。这是李芳远表示不能与明朝结婚的第二个理由，“人民的福祉”又被拈来做了挡箭牌。

与明朝联姻，是否就能保障朝鲜的利益呢？李芳远对此也无法认同。他说，元朝末年，元顺帝娶了朝鲜奇氏为后，奇氏满门贵盛，最后仍不免“一门杀戮无遗”。有奇氏的悲惨样板在那里，攀高枝，与帝室缔婚，“安足保乎”——真的就有保障吗？李芳远连连道：NO NO NO！

其实，李芳远引元顺帝奇皇后的故事，属于强说。那奇氏因为自家女儿在元朝做皇后，志得意满，骄奢淫逸，又遭到高丽国王的猜忌，从而造下灭族大祸。这与朝鲜王室与明朝皇室联姻，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？

李芳远最后才点出问题的关键，他道，朝鲜真正的自存、自保之道，不在于通过联姻、更深地依托大明这样的外在条件，而在内部“君臣一体”，惟其如此，“国乃治安”。可是赵璞等人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背着主上，私相聚会，图谋大事，却故意瞒着本王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将和谁一起“为治”呢？

李芳远明确告诉大臣，此事不可再提，为此，所有预事者都遭到了惩罚——虽然只是意思一下的薄惩，但包括老臣河崙在内的一些人还是丢了官。太宗大王借此案剪除了那些对他个人缺乏忠诚的臣子。其实李芳远真正担心的，是他篡逆来的权力是否稳固。朝鲜太宗大王行事婉曲柔和，与明朝永乐皇帝作风之强硬粗暴，虽然所弹者为“异曲”，却有“同工”之妙。

“尚”明朝公主之争平息十个月后，永乐六年四月，太监黄俨又来了，这已是他第五次出使朝鲜。朝鲜他走得最勤，基本上是一年一次。

与黄俨同来的，还有宦官田嘉禾、海寿和韩帖木儿。海寿是燕府旧阉，此时任御马监监丞。此人出身潜邸，与皇太子朱高炽的关系较为密切，在皇上北巡期间，他经常奉旨，来往于北京行在与南京监国之间，充任朱棣父子的信使。

田嘉禾，是浙江温州平阳县人，如果单看他的籍贯，似乎是一个汉人，可是此人原名哈刺帖木，是个蒙古名字，因此可能是所谓“达达人”，即蒙元势力退出关外后，留在内地的蒙古人。

田嘉禾在幼年即入燕府供事，据王府术学顾问袁忠彻说，他“达时务，善机变，宠遇过隆”，在靖难之役中，多立奇功，仕至尚宝监太监。袁忠彻是相学大师，在他的相学名著《古今识鉴》一书中为田嘉禾留下一笔，形容他的相貌：“形貌修瘦，言语清亮，面洁白而鼻隆齿露，目视眇，刀鸣鹤形也”。用大白话来说，就是田嘉禾身材瘦长，仿佛一只仙鹤；音吐清亮，犹如刀鸣；面皮长得白，大鼻子，有点龅牙；爱用眼白瞧人，这并非因为他自负清高，瞧不起人，而是眼睛有点斜视。

田嘉禾在明实录中没有只言片语，而在朝鲜《太宗大王实录》里保留了一些活动的记载，这是因为田嘉禾在永乐初年曾多次出使朝鲜，并在永乐八年担任正使，但田嘉禾的记事至此亦告终结，很可能他在此后不久就去世了。

考虑到黄俨、田嘉禾和海寿三人身份的共性，则朝鲜籍宦官韩帖木儿很可能也是朱棣潜邸出身的宦官，否则出使外国这等好事，怎会落到他头上？几年前韩公公曾出访故国，捞到不少好处，这一次，还乡团又回来了！其兴奋之态，绝对比恶霸胡汉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这是一个标准的宦官使团，其正使、副使都是宦官。随团的还有一个小文官，名叫奇原，做着尚宝司的尚宝。此人姓奇，不知与元顺帝奇皇后之族有没有关系。如是，则他也是来走亲戚的。

自永乐皇帝即位，遣使朝鲜者频繁，往来于鸭绿江、辽东、山海关与北京一线的使者，不绝于路。太宗大王李芳远听说此次来的天使，几乎都是宦官，心里咯瞪一下。他有不好的预感，但他没法猜出这支阉人使团的目的。但“天使”来了，不管是带把儿还是不带把儿的，作为属国，都不得不尽心接待。李芳远率领百官，在大明使团驻地慕华馆亲自迎接，并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，让多次光临的太监黄俨再次感受到那熟悉的，令他舒服、愉悦的宾至如归的氛围，他指着道路两旁穿着盛装，载歌载舞，高呼“欢迎、欢迎，热烈欢迎”的群众（“结山棚，陈雉礼百戏”），对初来乍到的田嘉禾道：“

国王对天朝之至诚，于此可见了。”

田嘉禾嘴里“嗯、哪”地应着，一对大斜眼转个不停，贼亮的眼光，像美国机场的安检X光机，专门往穿着抹胸韩服、梳着大髻的朝鲜女子脸上、身上扫描。黄俨见了，嘿嘿笑道：“田老弟，你真是尽心王事啊！”

天使黄俨一行由太宗大王李芳远陪同，进入宫城景福宫，在此宣读敕书。黄俨站在相当于明朝奉天殿（即今太和殿）的正殿勤政殿的丹墀之上，高声朗读敕书，国王及群臣跪在庭下敬听。

敕书对不久前朝鲜向明朝出口3000匹马表示感谢，赐国王花银40个，每个重25两，总计1000两；另外还有纁丝、素线罗各50匹，熟绢100匹。

李芳远拜敕罢，徇西阶走上殿前露台，在使臣前跪下，听黄俨口宣圣旨：“恁（你们）去朝鲜国，和国王说，有生得好的女子，选拣几名将来。”

李芳远听罢，吃惊地“啊”了一声。因为圣旨没有文字，出自黄太监的口宣，他听不懂汉语，直到一旁的翻译重复了一遍，他才把头垂下，满脸讶异的神情。

原来以黄俨为团长的外交使团，不远千里，伪装来嘉奖朝鲜国王，其实是来征索美女的！黄俨前几次来，除了永乐元年那次是赍送冕服，另外两次，一次是求铜佛像，一次是求佛舍利，都是替皇帝行私，没想到这回竟然求起美女来啦！

这是泱泱上国应为之事吗？

这是英明伟大、睿智神圣的天朝皇帝应为之事吗？

天子为满足雄根处的欲望而提出无理要求，作为臣仆之国，朝鲜不敢拒绝；可是，进献美女在儒家伦理上说不过去，自古以来，向诸侯索取美女，从来都是那些王八蛋的昏君做的混账事。

永乐皇帝这么做，是要将自己等同于桀纣、周幽和隋炀吗？

一时间李芳远的脑海里，暴君、亡国之君、昏君盘旋而出，可是仓卒之际，他不敢质问皇帝此举的道德正义性何在，也不敢质疑黄俨口传圣旨的真实性，只好叩头道：“敢不尽心承命！”算是应下了。

随即朝鲜全国性的选美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。这期间，开国之王、国王的父亲太祖李成桂于六月去世，举国服丧，使选美工作一度停顿。黄俨等人顿在朝鲜无事，便同田嘉禾、海寿、奇原等人去游金刚山，直到七月下旬才回来，然后联袂去见国王。还在服丧的李芳远很厌烦这几个选美节目的大评委，托以得了“瘡气”（瘡通肿），不见他们。

九月里，明朝派来祭吊“老王”的使臣来了，正使是都知监左少监祁保，仍是一名宦官，副使为礼部郎中林观。监丞海寿闻讯前往丰海道迎接，大概他闲久了，都憋出病来了，脾气大得很，在碧蹄驿[此地因万历征倭之役中明朝大将李如松兵败于此而知名，在汉城之北约30里，又名碧蹄馆。]因为地方官供应不如意，竟然鞭打了京畿都事曹由仁、程驿察访柳善、扬州府使李扬、高峰监务郭廷府等官员。朝鲜举朝震惊，却是敢怒不敢言。

因为“迎天子之命”，不可穿凶服（即丧服），李芳远换上冕服，率领群臣在汉城西门外新建的慕华楼迎接天使，然后释去冕服，改着素服，戴乌帽，手执白扇，在使臣所居太平馆宴请祁保、林观二人。总之又是一番馈赠和劳烦，不必多言。

到十月份，“处女”终于选齐了，李芳远亲自陪同太监黄俨、田嘉禾，在景福宫对进入总决赛的选手进行复选。最后的入围者一共5名，由黄俨亲自评定等次，以已故典书权执中之女权氏为“年度总冠军”，其亚、季军及以下依次是任氏（前典书任添年之女）、李氏（前知永州事李文命女）、吕氏（司直吕贵真女）、崔氏（水原记官崔得罪之女）。

这几个十来岁的女孩，马上就要送到大明的后宫，供皇帝享用，不同凡“享”了。李芳远除了赐给酒果等食物，还给她们每人缝制了一套明朝样式的彩缎服装。

回到宫里，李芳远叹着气，对大臣们道：“黄俨之选定高下等第误矣。任氏直如观音像，而无情态，吕氏唇阔额狭，是何物耶？”

黄俨是一个老太监，哪里懂得女人的好处？他选的这5个美人儿，李芳远作为“观众”，已经表示不敢苟同，未知受用者皇帝是否喜欢？对此，李芳远并不关心，他只希望黄太监领了这几个女孩快走，不要再回来。

可这一拨天使才走了半年，第二年（永乐七年）五月又回来了。这回来的有太监黄俨、监丞海寿，都是“老朋友”，还有一位新朋友，是奉御尹凤。

尹凤也是一位“归国鲜侨”，他本是朝鲜丰海道瑞星县人，洪武年间进入明宫。去年使臣回去，给他带信儿，说他妈死了，他一听，生意来啦！连忙跑到皇帝跟前哭诉，请求回国奔丧。永乐帝对宦官一

向慷慨，尹凤甩了两条鼻涕，他就应了。于是尹凤跟随黄俨使团一块来了。

尹凤到汉城的第三天，就要回家理丧，国王率领百官在慕华楼为之饯行，并且派汉城尹金谦为伴送使，陪他回乡，并命丰海道的最高长官都观察使厚葬其母，一切费用都由官办，可谓极尽哀荣了——谁说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，到天朝做了太监月亮就是明！

尹凤在乡盘桓很久，笑纳了不少礼金和谏辞，才回到汉城，在拜谢国王后，就拿出一份他“昆季伯叔”的名单，请求国王照顾。前些年朱允端来使时，国王已慷慨地给他家亲戚封了官，尹凤举出前例，李芳远不好拒绝，只得将老尹家亲戚十余人，全部除为西班牙司直司正。——要我是国王呵，干脆将他一族全阉了，都送到明朝当太监去。

尹凤一直活到正统年间，此间多次充任正使出使朝鲜，此话不提。还说黄俨等人此番再来，李芳远还没有出他父王三年的丧期，他穿着淡彩服色，率领百官出迎于慕华楼，将使臣迎至昌德宫宣敕。敕书是公开的文字，但没有说明朝廷遣使的目的是什么，只说派太监黄俨等人来，“特赐王及王妃礼物，至可领也”。这回的赐物比上次要重，国王是银1000两，绉丝、彩绢各100匹，马15匹、鞍2副；王妃是绉丝、线罗、银丝纱各10匹、彩绢20匹。

李芳远听着这丰厚的没来由的赐物，突然想起去年黄俨来使，也是打着赐他礼物的幌子，不禁心里一动：难道皇帝又派这几只阉狗来选美？

果不其然，宣完敕书，黄俨又学着皇帝的口吻，口传圣旨道：“去年尔这里进将去的女子每（们），胖的胖，麻的麻，矮的矮，都不甚好。只看尔国王敬心重的上头，封妃的封妃，封美人的封美人，封昭容的封昭容，都封了也。王如今有寻下的女子，多便两个，小只一个，更将来。”

已经送去五个，永乐皇帝照单全收了，还嫌美女不够美，又让黄俨来传话，教朝鲜再选美女。永乐爷，容在下说句公道话，既然朝鲜美女不是胖就是麻，你为何纠缠不放？不好吃，就该放下嘛！您万岁爷是否忘了，朝鲜还在国丧期间，您如此不顾礼体，急色之心未免太不可救药了！看官，这是在下的话，大概朝鲜太宗大王心里也是这几句。

黄俨办事，在其他方面或许皆能中万岁之心，可是他裆间少了个吊坠——这不是装饰之物——对美色这东西，一辈子看得见、吃不上，故让他去选美，确实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，实难副“圣心”。但朱棣要在国内装“圣天子”的幌儿，不敢放手在自家锅里舀饭，只好把朝鲜这只小碗扳住，吃个没完；他又不肯令翰林院词臣撰写旨意，因为朝廷公文程序繁复，经手人多，是没法保密的，只好派他最亲密的宦官，带着他的口信，直接到朝鲜来干这老鸭子的活儿。

但永乐七年五月的这次来使，黄俨、海寿行色匆匆，把话撂下就走，并不像上次那样，在朝鲜坐等美色。

原来这一年春节后，朱棣即位后第一次北巡，三月间已到北京，对漠北的战事即将发动。七月，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，征讨北元鞑靼部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丘福大军在胘胸河全军覆没，主将及副将一公四侯全部丧命，明军损失惨重。而就在此时，平定未久的交趾行省（原安南国）也骚动起来，多亏英国公张辅四处扑火，形势才没有进一步糜烂。所以，当黄俨在九月份再次来到朝鲜时，已顾不得督问美女之事，而是责令朝鲜尽快输送军用马匹，因为胘胸河的惨败，令朱棣恼羞成怒，他已决计亲征朔漠。

此时朱棣以北征为大事，无暇在大明的后花园朝鲜征猎美色，只好暂时把“性”熬住。

# 《大明那些九千岁：北大史学博士揭谩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